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鋒劍春秋

## 第十一回 幻身形戲弄王翦 祭水火燒陷秦營

卻說王翦，聽聞孫臏之言，心中大怒，雙手舉槍，對著便刺。孫臏用左手的拐架過，右手的拐照天靈打來。王翦側身躲過，舞動鋼槍，往來接戰。猶如點點寒光，一汪秋水，上護其身，下護其馬。孫臏使開拐法，好似一對蛟龍，上下盤旋，呼呼風響。二人經戰八十餘合，王翦虛點一槍，回馬敗走。孫臏微微冷笑道：「好一個王翦，你往那裡走，務要趕上拿回。」忙催青牛趕下來，王翦回頭看見，滿心歡喜，用手將槍壓下，口中念咒，祭起寶劍，大聲大喝道：「別夫，休得逞強，看我的寶劍到了。」孫臏聞言，收住腳力，用拐護住了面門，往上觀看。只見雲霞旋繞，瑞氣千條，車輪大的一塊紅光，托著明晃晃的劍，直奔至頂梁而來。忙將拐移歸左手，右手把杏黃旗拔出，托在掌中，念動真言。剛剛臨切近，就用旗一展，喝聲「寶物還不去，等待何時。」卻也作怪，只見那劍，即時回轉，竟奔了王翦。王翦一抬頭，看寶劍竟撲天靈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說聲「不好了。」難以逃避，緊閉雙目待死。孫臏一見，心中暗想：「殺了王翦不甚要緊，海潮聖人歸罪於我，無辭可答，悔之晚矣。」想定，用杏黃旗一指，那劍竟撲秦營而去。誰知秦營前大旗下，有一員保旗副將，作夢也不知死活在目前，只見寶劍一過，人頭落地。那劍見血，然後回歸鞘中。孫臏用拐一指，大叫王翦：「再有什麼法寶，只管使來。」王翦嚇得膽戰搖頭，看看寶劍歸鞘，未曾斬得別夫，卻誅了一員保旗副將。知道劍法被孫臏破了，惱羞成惱，大叫：「好別夫，往那裡走。」挺槍便刺。孫臏手中拐急架相還。

二人捨死忘生，又戰了三十回合。王翦心下自思：諒來我這槍馬是無能立功，只是仗這口寶劍，方才我招呼他，被他提防，故此不能取他性命。我於今暗暗祭起劍來，與他個措手不及。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想定主意，圈馬回來，一支手舉槍招架，一支手就掐訣念咒，口誦靈文，又祭寶劍起在空中。那孫臏微微暗笑：「好秦賊，暗算於我，何負於你。」遂把真魂出殼。王翦正戰之間，見孫臏不加防備，心中大喜。喝了一聲疾，孫臏打一拐來，王翦才待招架，那劍往下一落，咔嚓一聲，把大羅神仙的頭砍落塵埃。王翦大喜，圈馬回來，要取孫臏的首級。只見無頭的身，騎在牛背上，還舞著雙拐。王翦點頭嗟歎：「可憐這別夫，有半仙之體，他的頭上無頭，屍首也不倒地。」王翦上前細看，只見孫臏頭上起了一個水泡，往上直冒。

王翦暗想：「這別夫，平日吃齋，不用五葷之人，看他死了，並無點血，只是噴這白液。」不多時，水泡就有巴門大小。王翦驚道：「這又奇怪了。」忙用槍桿一掃，只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，開口笑道：「好王翦，休得羅索，看你的槍桿刺了我的眼睛麼。」嚇得王翦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勒馬倒退數步，戰戰兢兢的道：「方才我寶劍明明見的，把你的頭砍了，你怎麼又長出一個頭來？」孫臏大笑道：「你砍我頂上的頭。也砍不得許多，枉費精神罷。」王翦道：「你有多少頭？」孫臏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按八萬四千毛孔，就有八萬四千個頭，那怕砍到來年，何懼之有。若是你有本事，把我砍落青牛，就算你的能處。」王翦聞言大怒道：「好別夫，你用什麼邪法，哄騙於我，我和你死生相拚罷了。」催馬提槍，往上就刺，孫臏提拐相迎。王翦抖擻神威，展開槍法，分開門戶，猶如一片槍山湧將上來。孫臏大笑道：「好秦賊，你有本事，只管盡使出來。不是我看海潮面上，休說你一個王翦，就是百個千個，也要在我手下傾生。」也罷，何不將計就計，先與他一個喜歡，一後與他一個利害，方顯得我出家人的本領。說著，圈回腳力，賣個破綻，照著王翦當頭一拐。王翦用槍架開，人挨馬湊，撞了個滿懷。王翦一伸手，將孫臏袍襟抓住，只一提，就在青牛背上，擒過馬來。孫臏一見，連忙催馬。孫臏用定身法，定住了他們，只見那馬絲毫不動。孫臏急得只是搓手，大怒道：「好刁馬子，何故怎麼顛起來。」忙抬手，舉槍要打那馬。忽然間連手都抬不起來。孫臏急得怪叫道：「眾位將軍，三叔被人家拿了，怎不去救。」眾門徒道：「小將軍你快去救，我的手都抬不起了。」這個說：「我的馬他偏又作怪，變起顛來了。」李叢道：「連我這兩條腿，竟是生了根，半步也挪不動，只急得遍身是汗。」

不言定住了全山眾將，且說王翦，活擒孫臏飛馬回營，鬆手把孫臏摔在地下。吩咐家將：「與我捆綁。」報事的藍旗報知元帥，章邯忙啟奏始皇：「殿西侯擒獲孫臏，在轅門候旨。」始皇道：「起先拿了一個孫燕，惹下一場大禍，今又拿了孫臏，未知真假。」傳旨宣王翦進帳。王翦領旨，到了寶帳，倒身拜叩，滿面喜容，奏道：「仗君主的洪福齊天，罪臣出陣，活擒了孫臏，將來見駕。」始皇道：「拿的是真孫臏，還是假孫臏？」王翦奏道：「為臣和他戰了百個回合，在牛背上生擒活捉的，焉能有假。」始皇大喜，命承值官：「取酒來，孤先賀功。」王翦得意揚揚，跪飲三杯，即叩頭謝恩。傳旨：「帶孫臏見駕。」帳前校尉，將孫臏推擁，押至駕前。始皇舉目觀看，好一表人物。但見：

臉如滿月，唇若涂脂。  
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。  
骨健神奇，眉清目秀。  
頭帶三叉冠，身穿八卦袍。  
腰束黃絲帶，腳登龜皮靴。  
手持沉香拐，身佩杏黃旗。

始皇看罷，心中暗想。孫臏望上躬身，口稱「聖主在上，貧道參見。」始皇拱手道：「南郡王免禮。」傳旨鬆綁，校尉遵旨鬆放。始皇道：「孤前者雖然會過二次，未能朝夕盤桓，今日被擒，孤豈忍加誅，若肯歸降我國，俟天下太平，孤把你官封原職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孫臏聞言，滿眼流淚奏道：「臣蒙聖恩赦罪錄用，心中感激，情願投降。但有一事，還求聖上開恩。臣的父兄一門，死得苦楚，屍體未全，懇乞開天地之恩，將父兄首級見賜一看，俾臣得盡孝道，臣雖肝腦塗地，以報聖主之恩。」始皇點頭道：「你果然歸降我國，孤豈惜此無知朽骨。」傳旨：「把孫都尉首級拿來。」軍師金子陵奏道：「吾主不可過信，此人奧妙無窮，須防有失。」始皇笑道：「軍師寬心，在孤十萬軍營之中，怕他上飛去不成。」傳旨：「快去捧來。」承值官就將首級送至孫臏跟前。孫臏一見，肝膽盡碎，傷心痛哭。

不言假孫臏在秦營胡弄。且說真孫臏在外，早知情由，口念真言，到請了四位功曹，口稱「真人呼喚小神，有何使令？」孫臏吩咐道：「借助神祇鼎力，前往秦營，將四顆首級取來。」功曹得令，駕起金光，在雲端上觀看，只見假孫臏在營內傷感，忙落下秦營，各取首級，一剎時回來繳令歸位。孫臏把劍一指，唵唵有詞，將定身法解散，營外將孫燕、李叢、十二門徒俱各身體活動，正要催馬衝營。忽聞軍令傳喚。孫臏驚駭道：「方才三叔被秦賊拿去，怎麼還在營中傳令？」只得與眾將進青紗帳中。參見已畢，驚疑不止。孫臏吩咐道：「眾人各歸本位。聽候軍令，姪兒孫燕，可托了首級，送進城去。」孫燕回頭一看，果然是祖、父、叔、妹之首，悲喜交集，方知三叔有神鬼不測之機。即忙包將起來，送回府中，將棺蓋揭開，用溫酒噴過，俱各縫在項上，一家大小舉哀。孫燕回營繳令，這且不表。

說的是始皇，看見人頭騰空，忙令校尉快趕。一剎時無影無蹤，只急得搓手頓足。怒問孫臏道：「你是真心歸順麼？」孫臏笑道：「如今不見了父兄首級，貧道也不降了。」王翦在旁大怒：「啊喲，氣死我也。」即一伸手，拔劍來至孫臏背後，手起劍落，照頭一劈，身首兩分。始皇歎息不止：「可惜大羅天仙，亦受一劍之害。」王翦看點血全無，白沫亂冒，心下驚忙道：「不好了，又是陣前故事來了。」雙手仗劍，守著屍骸，只等他合回又砍。始皇問道：「孫臏已經死了，先行官還仗著劍卻做什麼？」王翦道：「雖然被臣砍了，還不敢放心，怕他身首複合。」始皇笑道：「一個身已分兩邊，怎麼會合。」王翦道：「這個別夫，有些作怪。方才在陣前被臣的寶劍斬了，頸上噴出白沫，臣把槍桿一掃，就出了頭來，嚇得臣心驚膽碎，為此如今要防備他。」始皇聽說孫臏會護身長頭，驚疑不止，睜著眼往下觀看。眾將亦圍著屍首，只看怎樣復長。等待多時，不見動靜。王翦甚喜，奏道：「吾主洪福齊天，今番孫臏果然死了，除了大害。」傳家將將死屍扯出去。家將答應一聲，走至跟前，伸手才待要扯，只見半邊死屍動

彈起來，東跳西跳亂走。嚇得秦國君臣，溜的溜走，四散躲避。剩下王翳一人，和死屍胡纏。這回被王翳執劍分頂劈開，做成兩半，每半屍體，卻是一條腿膀，一支手，一支眼，一手提著沉香拐，跟定了王翳，口口聲聲只叫「還我命來。」王翳著忙，想要也往外跑。才得舉步，早被死屍趕上，一把扭住袍帶。王翳慌忙用力一摔，摔脫這半個，那半個又趕上來，又扯住。弄得王翳無了主意，高聲歎氣道：「罷了，人言這別夫利害，果然死了還是這等難纏。一定是日辰不好，犯了天地重喪，這別夫才來顯魂，怎得個陰陽水來灑掃灑掃才好。」一回頭見金子陵在那裡，舒頭探腦的偷看。王翳厲聲高叫道：「好國師呀，人家被鬼魂纏住了，你還在這裡閒看，見死不救。你平日間會拘神遣將，何不請位神祇，把這鬼魂遣去了。」金子陵道：「我到忘了，殿西侯不必著急，等我把這別夫的冤魂，貶到陽山受罪。」言罷，踏罡步鬥，口誦靈言。

金子陵正當演法，孫臏已在本營知道，即時口念其言咒語，慌得那城隍土地，瞬息來至大帳，欠背躬身，口尊「真人有何法旨？」孫臏拱手道：「今有秦營將軍金子陵師喚你等，你可速進他的營寨，如此如此答他。有違者，按陰律聽貶。」二神謹領法旨，齊往秦營參見。口尊「軍師，招吾神有何使喚？」金子陵道：「別事不敢煩勞，今因殿西侯王翳，將孫臏劍劈而亡，大羅天仙冤魂不散，擾亂營中，有勞將士，煩尊神拘去鬼魂，永離災殃，不得違令。」二神聞言答道：「法師呀，我們小神力薄，不能拘攝此魂。他本是個真人，大羅得道天仙，上管三十三天，下管一十八層幽冥地府。莫說他已死，他還管著我們，焉能拘得他動。今冤魂不散，等小神去哀求於他，看他有何分辨。」二神言罷，齊上大帳。不到一刻轉將出來，金子陵便問：「孫臏的冤魂，怎麼說呢？」城隍、土地道：「小神再三哀求，但了一真人只是不肯依允。他說孫門尊卑四口，俱傷於王翳手中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心實不平。如要解散冤魂，必須將王翳破腹挖心，祭奠先靈，方得心安意悅，彼此解釋怨愆。如若不然，管教你秦營兵將，不得安生。」說畢二神辭歸本位去了。

金子陵便與王翳說知。王翳聞言，大怒道：「好冤魂，這般纏賴，難道我一個生人，倒怕了死鬼不成。我和這別夫，是個生死的冤仇。」說著起行數步，一伸手扭住了半邊死屍，亮出寶劍，咔嚓一聲，砍翻在地。那半邊打一拐來，王翳側身躲過。復手一劍，砍倒塵埃。一連數劍，把兩邊孫臏削得稀爛。餘怒未息，用劍一指道：「你今番可再作怪，還來與我索命麼？」遂請始皇回轉寶帳升座。始皇看見一堆血肉，不覺點頭嗟歎道：「大羅神仙，只落得一堆血肉泥這般結果。」王翳傳眾將，取一個筐上來：「把這堆爛肉骨渣，裝在筐裡，與我拿出外去丟了。」家將領命。一個個上前彎腰，正欲動手安排，那肉堆裡大聲喊叫道：「我的手為何折了？動彈不得。我的腰為何斷了？直不起來。」嚇得幾名家將，把竹筐撩了，四散奔走。始皇君臣聽見，驚得目瞪口呆，面目失色。王翳衝衝大怒：「取乾柴，放火將他燒了。」家將領命，須與火起，烈焰騰空，火光沖天，忽聞叫罵聲不絕。王翳惱怒道：「好別夫，這等厲害，燒著他還敢渾罵。」叫家將火上添油，把他骨頭煉化，研為末子，風吹揚滅了這別夫，看他還敢使興妖作怪否。

只見霎時間大風忽起，播土揚塵，火趁風威，風趁火勢，將秦營燒將起來，燒得滿營通紅。始皇驚慌無措，傳令兵將救火。大小三軍用撓鉤水桶，往火上亂拔。水多即時救滅，秦王君臣心下稍安。查看剝碎孫臏的肢體，也不見了。只見滿營中黑霧迷漫，地下卻都是水，始皇問道：「營內這水，是那裡來的？」王翳道：「這是方才救火的水。」吩咐軍士：「快取土來，把這水蓋起來。」眾軍士忙運土進營，鋪填濕處。倒上一筐土，只見那地上撲嗤嗤的冒出水來。滿營中猶如開了水眼一般，須臾就淹過了膝蓋。秦營之內，就發了大水。君臣著急，慌忙上馬，那水已淹到了。遂招呼三軍，前奔高阜躲水。這一陣水，淹死了秦兵又有萬餘。孫臏傳令孫燕、李叢二將：「到秦營討戰，如此如此，不許違誤。」二將領計去了，然後念咒將水退乾，秦國君臣方敢回寨，修復寨柵。始皇升帳坐下，文武俱來問安。計點兵馬，又損了一萬有餘。始皇正在惱怒之極，忽金字藍旗飛報：「今有燕將燕兵前來討戰。」始皇聞聽，歎息道：「死的還未有弄清，活的又來生事，一定又是孫臏的鬼計。不如拔營回國，避他一避也罷。」王翳連忙上前，口稱「吾主不必害怕，臣這一臨敵，務要把孫燕擒來，報仇泄恨。」

始皇怒道：「罷了，罷了。你還要出戰，盡是大話。想你那件不是惹禍，進營鬧得風石齊來，傷損人馬，只為拿石人。次後又拿孫臏，鬧出水火之災，折去軍馬萬餘。如今喘息未定，孫燕又來討戰，這孫燕不知是石人鐵人，休要惹禍，快些拔寨跑罷。」王翳叩頭道：「我主不必害怕，等為臣出馬，訪訪孫臏的確實，看看孫臏的真假。」始皇道：「既然你要臨敵，我只是緊閉營門，候你勝負如何。你謹記著，但凡臨淄的人馬，再不可拿他一個進營，不是好惹的。」王翳叩頭下帳，帶了王賁與五百家將，提槍上馬出營，飛奔陣前。一見孫燕，心中大怒道：「好無知小輩，你有多大的本領，屢次前來陣前，今日我要拿你，碎屍萬段，方消此恨。」孫燕大喝：「你這黑賊，害我一門四口，結下海樣深仇，因此才上天台山拜請三叔下山，昨日臨敵，又被你這黑賊擒拿進營，你快實說，把我三叔送他到那裡去了？好好的捧香禮拜，把三叔恭恭敬敬送出營來，萬事皆休，少若遲延，只叫你屍橫馬下。」王翳聞言，心中略喜，叫聲：「小輩，你來要你家的別夫麼，人不說不知，話不講不明，實告訴你罷，你家的三叔，被我拿進營盤，我主倒要饒他性命，卻因他弄了玄虛，把四顆首級掠去。君王一怒，把他殺了。」孫燕笑道：「你這話哄誰，我家三叔乃大羅神仙，焉能被你所害。如今屍首在於何處？」王翳道：「你三叔果然有些神通，死後還會顯靈，鬧得我營中不得安靜，如今把他的屍首燒了。」孫燕聽罷，怒目橫眉喝道：「好黑賊，怎敢大膽害我三叔，我和你勢不兩立。休要走，看我取你。」手擰槍，照前心便刺。王翳用槍擋開，二馬盤旋，雙槍並舉，殺得紅塵滾滾，日色無光。孫燕便虛點一槍，詐敗而走。王翳大怒道：「小輩，往那裡走，務要追上，取你首級。」遂即趕將下去。孫燕見王翳來得相近，竟奔營門。王翳趕至近前，不見了孫燕。